

1945年日本战败，中国开始对战前和战时的汉奸行为进行清算。军事法庭的审判，彻底改变了两位在中日历史长河中浮沉的女子的命运。一个是“东方女魔”川岛芳子，另一个就是在银幕上充当“中日亲善”代言人的李香兰。

李香兰：从“日满亲善”到对华忏悔

和川岛芳子不同，李香兰并没有直接参与军事活动，而是配合日本当局宣传“日满（伪满洲国）、日华亲善”政策，在歌唱和电影事业等“软性”文化方面发挥自己的影响。

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之后，李香兰被国民政府以“汉奸罪”逮捕，在她的苏联好友柳芭的帮助下，她向法庭出具了能证明自己日本人身份的户籍眷本，遂被遣送回国。户籍中的名字、日本人“山口淑子”是如何成为李香兰的呢？老上海七大女歌星、影星“李香兰”的神话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呢？

身在他乡为异客

1920年，在日本满铁会社所属的抚顺煤矿任职的日本人山口文雄喜得一女，取名为山口淑子（Yoshiko Yamaguchi），同年他带着妻女迁往抚顺。山口文雄的父亲是一位酷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礼仪都很仰慕，山口本人也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比较尊重。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，山口淑子从小就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，自幼由父亲教授中文。

13岁的时候，李香兰随全家移居奉天（即沈阳市），投奔民国时期著名的军政要人李际春，李收山口淑子为干女儿，并为她取名李香兰。有人曾认为，作为一个日本女人，她取名“香兰”（在古典诗词中，“兰”始终含有真、善、美的传统意味）是为了取悦中国人，获得政治宣传的优势。而事实却并非如此，“李”是随李际春的姓，“香兰”则是她父亲山口文雄的俳号。

14岁时，李香兰又认父亲的结拜兄弟、时任天津市长的潘政声为义父，以“潘淑华”学名在北京溯教女中念书。

这两位义父，在战后都被判“汉奸罪”，尤其是前者李际春，北洋政府中将，淮军出生，奉系军阀，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总长、二战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为结拜为兄弟。

如果说两位义父是影响她一生的两个男人，那改变她一生的两个女人便是柳芭和川岛芳子。

由于义父潘政声是天津市长，她有机会频频出入天津上流社会，由此结识了川岛芳子，“芳子”和“淑子”在日文中的发音是一样的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形影不离，甚至以“兄妹”相称（川岛芳子常以男装打扮，因而称为“兄”），正是她把李香兰推荐给伪满电影厂的。而使李香兰走上歌唱之路的则是柳芭。柳芭上白俄罗斯少女，两人也是结识于上流派对，她以李香兰介绍一位俄罗斯声乐家学习声乐，使其音乐天赋得以被发掘。

一入“政途”深似海
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这一时期，日本为推行“日满亲善”的怀柔政策，开始在电台播放“满洲新歌曲”，既懂日语又会北京话的李香兰于是作



为“少女歌手”被推上舞台。

同时，由“满铁”公司出资的电影公司“满映”也成立了，李香兰被聘为专职演员。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蜜月快车》奠定了她“懂日语的中国少女影星”的地位。

“满映”作为日伪的国策公司，明确践行着“以日满同心同德为道义，以东亚和平之理想为真正的精神义务，平时担有满洲国精神建国的重大责任……即与日本紧密配合，借助电影进行内外的思想战、宣传战！”无论李香兰是否存在主观意图，她在满映的演艺活动，都蒙上了替伪满洲国进行政治宣传的色彩。

在满映与日本东宝公司合拍的“大陆三部曲”（《白兰之歌》（1938）、《支那之夜》（1940）和《热沙的誓言》（1940），均与日本人长谷川一合作）系列中，她总是扮演服膺于日本男人的中国女子，《白兰之歌》里她与相爱的日本留学生男友一起对抗表哥带领的“残暴”的游击队，最后死在了游击队的炮弹下，关东军为这对中日情侣竖起了纪念碑，号召满洲国民向他们学习。《支那之夜》里同样极为形象地表现着李香兰扮演的中国女子如何在日本男人的“淫威”下一心一意的爱，她在被日本男人扇了一次耳光后，反而爱上了对方，日本男人对她所说的“一个人走路会遇到危险，今后你不许离开我半步”种种，都透露着统治与臣服的政治寓意。

后来在上海，面对记者质问“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出演这种侮辱中国人的电影”，李香兰回答道：“我犯了错，我非常后悔，请大家原谅我。以后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。”这段真诚的告白竟当场奏效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

不过无论是《迎春花》等满映自产作品还是与日本国内公司合作的“大陆三部曲”，对中国观众的影响都极为有限，真正使她被上海和全国观众所知晓的，是她在《万世流芳》（1943）中的亮相，李香兰在片中饰演了纯真的卖糖姑娘，劝诫国人远离鸦片。为了扩大李香兰的影响力，当局动用了高占非、陈云裳等上海当红明星陪衬李香兰，更灌录大量由其演唱的主题曲《卖糖歌》及插曲《戒烟歌》的唱片，行销国内，在舆论上也以“国际明星”大加造势。

影片由日本人川喜多长政掌控的上海中华电影公司与满映合作拍摄，该片能拍成，也因日方和中方影人能各取所需，日本人可以通过日本武士帮助林

则徐抗击英军的剧情达到宣扬大东亚共荣圈、对抗英美的政治意图，而中方导演卜万苍、马徐维邦和朱石麟又试图借抵御英军入侵的故事来暗寓抗日。影片的民族情绪受到沦陷区中国观众的热捧，令日本当局始料未及，据说影片拷贝还送入了后方的重庆和延安，国共两党的政要都曾观摩。

1945年6月，李香兰在上海举办了自己为期3天的独唱音乐会，大光明大戏院演唱会的门票一票难求，《夜来香幻想曲》演唱会也成为她歌唱生涯的巅峰。当时，她的银幕神话和公众形象中，“中国人”、“北京姑娘”等字眼，完全掩盖了她的日本人身份，观众对她寄寓了很深的民族感情。

但时局的变化注定会令李香兰神话走下神坛，1945年日本战败，李香兰就被军事法庭以“汉奸罪”嫌疑审讯，当时同时被捕的还有川岛芳子。国民党军事法庭先后宣布判处川岛芳子和李香兰死刑。不久，川岛芳子被执行了枪决。而命运之神再一次厚爱了李香兰：柳芭正巧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工作，她想方设法让她父亲拿出了出生证明给军事法庭，以此证明她不是中国人，是日本人，也就不存在“汉奸”一说了。由于她的日本户籍，她被无罪释放回国。

息声息影——香兰已死，淑子重生

回日本后，山口淑子继续从事演艺事业，她先后在民众艺术剧场从事舞台剧演出，也在松竹公司的《我一生中最光辉的日子》（1948）、新东宝的《拂晓的逃脱》（1950）等影片中有精彩的演出。尽管她刻意逃离和回避自己战前的经历，有意疏远和中国的联系，她仍被邀请到香港拍摄影片。从1953年的《天上人间》起，她连续出演了《金瓶梅》（1955）、《神秘美人》、《一夜风流》（1957）这四部香港影片。然而对于这一时期的拍片经历，她本人都不愿过多提起。

山口淑子在1958年拍摄了《东京的假日》之后，从此退出了电影界，结束了20年的电影生涯。当年4月，她和外交官大鹰弘结婚，从夫姓改名大鹰淑子（Yoshiko Ōtaka），从此专心做外交官夫人，后又做了7年记者，担任参议院委员18年。在此期间，她多次访问中国，透露出自己希望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。她常说：“为什么我要演那些愚蠢的电影呢？真是愚蠢！”“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出演，如果没有那样的电影就好了……”

相对于众多不愿忏悔的日本军民，李香兰从战时就开始表露的这种忏悔态度，是她至今仍获中国人喜爱的重要原因，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，她一生都要极力摆脱的那个身份枷锁，在她死后，都是不会被忽视的政治砝码。（据凤凰网）

东方之莺李香兰

9月7日，李香兰在日本逝世，享年94岁，伫立近一个世纪，划下句号。

李香兰1942年拍摄经典电影《万世流芳》，并演唱主题曲及插曲红遍全亚洲，自此与周璇等齐名，成为上海滩“五大歌后”之一；她的成名曲包括《夜来香》、《何日君再来》、《海燕》及《恨不相逢未嫁时》等，多首经典好歌至今依然被传唱。

李香兰生有一双让人过目不忘的大眼，有画家形容，“右眼神采自由奔放，左眼却沉稳娴静”。绰号不少，“金鱼美人”、“东方之莺”、“高音歌后”，最扎眼的当然是——“间谍明星”。“被夹在母国中国与祖国日本中间，拼斗的火花溅满全身。”

1937年，被同学问及倘若日军入侵会怎么办，李香兰答：“我会站上北京的城墙。”只能选择这样死在某方枪口之下；抗战胜利，她在人群中边走边流泪，因为两国年轻人“不用死了，都结束了”；离开上海时，船舱里飘出《夜来香》，“那是我的声音，那是我的歌”（见其自传《此生名为李香兰》）……这些画面如同从史诗电影里帧帧截取，组成她耀眼的前半生。

但是身世之谜一直还在，风声水影向来是传奇的一部分。1950年代去香港拍戏，记者还追问李香兰是否真是日本人，她答：“看我的身高，不就是证据？”1943年，在上海的一次园游会中拍照，因为她个矮，瘦弱的张爱玲须坐下才行。1975年，路过北京停留，还有人质问她常说的“日本是父国，中国是母国”的真正含义，“是说父亲是日本人，而母亲是中国人吗？”

李香兰后半生并不逊色。当年张爱玲也问过她，到了30岁，还会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，似指她的形象单调无奇。她当即回答，想演“不平凡的激情戏”。返回日本后，李香兰的银幕形象果然从天真少女变为性感尤物。1950年应邀赴美，记者问她想在好莱坞学什么，她认真回答：“要学习如何接吻。”其后就有不少豪放演出。

李香兰1951年嫁给美国雕刻艺术家野口勇，五年后离婚；二年后改嫁日本外交官大鹰弘后，冠夫姓成为“大鹰淑子”，并告别演艺圈在日本从政，主持电视节目，采访阿拉法特、曼德拉。她致力于推动日中友好，推动日本第一个动物保护相关法律的通过。1974年，她在田中角荣首相的劝说下出马竞选，当了18年的参议院议员，直到1992年以72岁高龄从参议院退休。



1943年，张爱玲（坐着）与李香兰合影